

## 二月兰

文/程广海

在我们北方的农村，乡下田间的野菜有许多种，与荠菜差不多一起发芽、开花的要数二月兰了。只是人们热衷于荠菜的香气和美名，很少有人注意到二月兰，更不知道这种开着淡蓝色小花的植物，其实也是一道不错的野菜呢！

在严寒的冬季，居住在北方的人们一般以大白菜为主菜，很少吃到新鲜蔬菜，早春的荠菜就显得那么诱人。于是，田野间到处可以看到许多挖荠菜的人。小时候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为着贪玩和嘴馋，总是缠着母亲到田间挖荠菜。母亲只是不着急，拉着我的小手说：“妈妈带你去挖比荠菜更好吃的二月兰。”

现在想来，可能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，或许她比别人观察得更仔细一些，二月兰，这些开在山坡低处、树林中的小草，几乎从没有被村里其他人发现过。等我上大学后才知道，二月兰是草本宿根多年生植物，多生长在偏僻的沟渠、树林、山坡处，不用心去寻，是很难发现的，怪不得母亲每次带我挖二月兰总是要跑很远的路。

母亲带我去的是离家有五里路的一个叫做西洼的一大块地，那地一旁就是一大片杨树林和槐树林。这时节的二月兰，茎已有十多厘米高了，在茎的最顶部，可以看到小小的淡蓝色的花蕾，微微呈现出一点紫色。母亲说，这是二月兰最鲜嫩的时候，在这之前，虽然有刚刚冒出小小的细芽，如果掐



掉吃，就太可惜了。如果再过三五天，花蕾变成紫色，虽然也可以吃，但没有现在那么鲜嫩可口了。如果等二月兰开过花，这东西就不能清炒了，只有用沸水焯过包大包子吃。

我感觉挖二月兰比挖荠菜容易多了，只要找对了地方，每年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个叫西洼的一片地，是我和母亲的小秘密，没有人知道这里生长着二月兰，即便知道了，邻居们也不喜欢吃它。每年的早春，在西洼，总能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二月兰，我和母

亲蹲下不动窝，专门挑肥大的掐掉，不一大会功夫，就掐满我们的篮子。

回到家后，母亲先择一遍夹在二月兰上的草、树叶或者松针，再把茎底部老的地方掐掉一些，用清水洗过，开始炒了。

母亲炒二月兰的做法实在是简单不过，先切点姜末和蒜末放着，等锅里的油温热了，急火快炒，噼里啪啦，上下翻炒几铲子，即可出锅了。看着那碧绿碧绿的颜色，吃到嘴里先是微微的一点苦，然后是一阵浓郁的香味溢出，那味道是任何野菜也无法比拟的，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野蔬！

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围过来，拿着筷子要尝鲜，不解地说：“你们这是在哪里挖这么多这玩意啊，咱村里我没看到别人家有挖这个的啊？”

母亲忙着盛菜，头也不抬，说：“尽管吃吧，就不告诉你！”

母亲退休后，跟我住在县城的家里，每年的早春时节，最忘不掉的就是二月兰。县城附近的周边田地都没有，母亲都要我回老家挖一些回来。今年春节我回家祭祖，才知道那一大片西洼地已经被一家大型的煤化工企业整个征用了，那块曾经有着一大片杨树林、槐树林，曾经在早春的寒风中开着淡蓝色的二月兰到哪里再去寻觅！

知道母亲最爱二月兰，我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她。

## 温暖一生的父爱

文/汪永丽

晚饭后，好端端的天突然就刮起了风，接着，伴随着阵阵的雷鸣闪电，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。

半夜，儿子将我从美梦中叫醒，说要小便，我心中纳闷，儿子以往起夜都是一个人去的，今晚为何要将我叫醒呢？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伸手按床头的灯开关，才明白原来是停电了。

我心中暗叫一声“糟糕”，因为我此刻已经完全想不起手电筒放到什么地方了，唯一的方法只能依靠手机微弱的光亮了。于是我伸手去摸床头柜

上的手机，手机没摸着，却摸到了一个打火机，点亮打火机，我还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支蜡烛。

我顿时明白，一定是细心的父亲知道这样的雷雨天气多半会停电，而在临睡前将打火机与蜡烛放在了我触手可及的床头柜上。

不由得想起不久前，我们一家去郊外野炊。我们都忙着准备野炊需要用到的锅、碗、米、盐等。我甚至还准备了茶叶与象棋一同带去，我想，在大自然的天空下，品着茶，下着棋，一定别

有一番滋味。姐姐竟然带了镜子与化妆品，说那样的环境，化妆出的效果，一定很美。

而父亲则准备了好多雨伞、雨衣，我很难想象这万里无云的天空，能下雨吗？在郊外的时候果然下了雨，虽然只是随风飘过的一场小雨，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父亲细心与关心下的温暖。

在我的人生中，父亲就如一支蜡烛，用他全部的光亮，照着我前行的道路，父亲也如一把雨伞，为我遮挡着人生路上的风雪雨霜。

心有猛虎  
细嗅蔷薇

文/云翦愁

一场又一场落红无数的怅惘。这浩荡的怅惘只是一种茫然，茫然得不痛不痒；而当你制订了计划，着手去完成每个小目标时，就会顿然清晰地听闻河水奔逝的声音，那水冲刷岩石，带走沙尘，一刻不停。那是时间发出的告示，仿佛不断怂恿你，不如放纵、不如及时行乐，再不挥霍就老了。蓦然就感觉到了原来心头真的潜伏着一头猛兽，喘息着，虎视眈眈。恐慌犹如身悬滚油锅上，那种触动生命底线的灼痛欲望，憾动身心。

时间的贱性如此。你轻视它，它便云淡风轻春梦无痕徒留一地残红，忧伤一阵，也就翻页了。你若珍重它，它则浓墨重彩轰轰烈烈地痛楚盛开，艳绝得魂摧魄折却又倏忽即逝。使人深深惶恐，仿佛这世间的一切都来得很及时，一切都都已经来不及！

一个人想完成一件事情，宛如一颗树想要开花。必须耐心遵循每一道自然秩序，慢慢积蓄能量，默默酝酿，给予时间，等到春暖花开一树明媚耀人目，也只是谦谦无语兀自烂漫。

你若不能驯服心头猛虎，平息贪

欲骚动，你便无力掌控自己，也就无从掌控时间。而一个没有自控力和自信的人，此生很难达成哪怕微小的梦想。

想逛街买东西、想开手机刷微博、想赖在床上睡觉，想念着一个不该想念的人、想无所事事坐在阳台上喝茶晒太阳、想一个人出去旅游……

最后，我只是走去阳台上深深嗅闻桂花清香，沉醉片刻。然后，回到书桌前，继续写字。

人的一生，如同行走深山密林，一路山花烂漫诱惑丛生，隐约虎啸时远时近。而我们生来脆弱好奇，注定无法走出一条漂亮的直线，但崎岖中最见美景与真意。只看你捺不捺得住心头猛虎，若无其事俯身闻见那寂寞的芬芳。即使华宴终散，也要锦衣夜行，穿越一个个黑暗痛楚的长夜，奔赴心中的黎明。

## 喜叹少年心

文/沿石

年轻总是喜欢梅花  
当音乐的旋律激昂  
梅花携雪  
还是独自穿过了窗棂  
写字台接洽它时有种激动  
少年的心被梅花里的命运穿透  
音乐带他在春节里的孤独  
再孤独也是生逢其时  
时代的命运是湿漉漉的旗幡  
打开它靠民族复兴的伟力  
少年中国  
青春激昂让旗幡颤动  
青春里的命运和命运里的青春  
忽地站了起来  
写字台沾满了梅香和少年的味道  
运笔者是谁  
是时代的巨擘  
超越了一切过往  
勾勒出了最雄峻的山峰  
春节里少年的呼喊春天听的到  
站在峰顶歌唱的是谁  
春风从来没有听过

## 征服

文/沿石

梅花开始落了  
碎雪也落了  
落在梅花落下的地方  
雪把梅花覆盖了  
也是掩埋了  
只要你弯下身去  
雪层不仅给你冷冽  
梅花里的一缕暗香  
像情人的永不撤退  
那是时代在追赶  
风暴呼啸的夜晚  
晨曦更完美  
珍惜  
即使端起的酒杯里有痛苦  
珍惜  
团聚和幸福不是春节的本意  
炮竹声敲窗如同快乐  
推开窗  
时代的力量正在集结  
如同祖宗的劝戒已抵达远山  
征服它  
伟大复兴的集结号早已吹响  
如果你听不到  
如果你一再错过  
那么春风的浩荡  
是别人的春天

## 春天的声音

文/镇娟

我听到春天的声音  
那是  
在蒙蒙的窗外  
在寂静的夜里  
藤蔓滋长的声音  
我听到春天的声音  
那是  
在湿润的花坛里  
在芳香的泥土里  
蚯蚓蠕动的声音  
我听到春天的声音  
那是  
在电线杆上  
在树枝的青桠上  
鸟儿欢唱的啁啾声  
我听到春天的声音  
那是  
在弯曲的河流里  
在湖光潋滟的池塘里  
青蛙此起彼伏的呱呱声  
我听到春天的声音  
那是  
在公园里  
在学校的操场上  
孩子们清脆的脚步声  
……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dwb@alangle@163.com